



怪辭
少儀

049665

I 247.5
C 1914: 47

怪癖少侠

卧龙生 著

徐州师范学院图书馆



22268029

哈尔滨出版社出版

内 容 提 要

此书卧龙生先生最得意奇作，武打奇功迭起，扣人心弦，爱情如泣如诉憾人心扉，溶仇情冤为一体，绘恨险为一炉，乃艺海中一支明亮的火花！。

本书文辞之精美曲折，手法之高妙。均达上乘造诣，沉醉其中，如痴如迷，读后令人如闻其声，如见其残状，一睹为快。

本书主人公一出江湖，就遭到江湖各大门派的追杀，为查明事实真相，遍走天涯，血雨腥风，步步惊魂。在追查元凶时，得到几位武林侠女的帮助从而顺利查出真凶，与几位武林侠女的关系也是如胶似漆难舍难分，而最终都离而去，留下一片孤独的惆怅！

第十七回 东山复出

长发老姬虽缺双臂，拂袖疾卷，那股劲风竟是威力奇大，何异**豹狂怒卷**！

蔡家麟霍然一惊，急将身形倒纵开去，未敢贸然出手。

怪笑声中，长发老姬身形突进，如影随形而至，“呼”地一声，那片衣袖直似一把利刃，斜斜地削向了那少年的中盘。

其实蔡家麟并非不敢出手，而是因霹雳手文羽，对这长发老姬如此敬畏，心知对方身份极高，且因长发老姬适才一番独具慧心之见，使他颇生敬意。

既知外祖父惨遭毒手，并非衡山派所为，而他却使衡山弟子伤亡不少，若再意气用事，误会岂不更难解释了。

有此两重顾忌，是以他不欲再起事端，长发老姬攻来，他只好又将身形一退。

长发老姬见他一退再退，于是不再进逼，怪声喝道：“娃儿，你是不敢出手，还是怕我老婆子不敌？”

蔡家麟不亢不卑地答道：“晚辈不敢越礼。”

长发老姬大笑道：“好个知礼的读书人！哈哈……”

笑声陡然一敛，向那两个素衣少女吩咐道：“今夜难得有此好手在此，你们的‘比翼双飞’练有数载，何不施展出来，看看可有进境。”

老姬这几句话，无异已是命令她们出手，两个素衣少女立时恭然应命，双双一抱拳，向蔡家麟道：“婢女现丑了，

请少庄主手下留情。”

二女言毕，娇躯如巧燕掠空，掠身而至，双双齐向那少年攻去。

蔡家麟从未与女子交过手，见状窘急交迫，连忙摇手道：“男女授受不清，二位姑娘……”

二女闻言，忍俊不住，“噗哧”笑了出来，心想：“这真是个书呆子，拳足之下，那还分什么男女授受不清！”

笑归笑，攻势并未稍缓，双双扑去，身形倏地一分，已从两侧夹攻而至。

蔡家麟明知一招“开天劈地”施出，必可击退二女，但他如今功力极深，只一出手，二女非死即伤，他素日宅心仁厚，又因对方是女流之辈，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怎忍心出此狠招。

无奈他的全部家当，只会那“天三绝”“地四绝”七招，每一招均是武林罕见的杀手，动辄之间，念生即可致人于死，他岂敢轻易出手。

既不出手，惟有退避一途，二女堪堪攻到，只见他猛可全身暴退，又已退出两丈。

两个素衣少女得理不饶人，“比翼双飞”一经展开，但见人影翻飞，直似两只巧燕，展翼齐飞，身法轻盈已极。

晃眼之间，玉掌连翻，已然攻出了七八掌之多！

蔡家麟本来轻功就及不上二女，一阵快攻，直逼得他手忙脚乱，几次险些被二女玉掌击中。

情急之下，只得大声叫道：“在下要失礼了……”

两个素衣少女听他这一叫，嫣然一笑，身法倏地一变，攻势旋即一紧，猛的狂风骤雨，自四面八方压来。

蔡家麟若再不出手，眼看必被二女所伤，只得把心一狠，随手一招“开天劈地”施出，功力仅只用上了三成。

在他以为这一招虽只发出三成真力，两个素衣少女也难敌。

岂知事情大出他意料之外，二女竟然不顾厉害，双双出掌硬接，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。

三方面袭来的掌力，同时撞在一起，蔡家麟那双掌无坚不摧的刚阳之力，竟被二女的阴柔内力一冲，刚柔互消，顿化无形！

蔡家麟暗吃一惊，想那衡山总监卧虎居士诸葛彤，尚且不堪力敌他这一招，眼前这两个素衣少女，身为婢女，居然身怀如此绝学，那么长发老奴的武功，岂不更已出神入化？

惊魂未定，两个素衣少女早又欺身而至，发招无声无息，却是迅疾无比，施的正是衡山独步武林的“无形飞花掌”，配合“比翼双飞”身法，颇得红花绿叶相对之妙。

这一阵紧攻，较之适才更见威力，若非二女无意要伤蔡家麟，恐怕他早已伤在二女掌下。

蔡家麟忍无可忍，一招“落英缤纷”施出，连演九式，顿将二女逼得他踉踉跄跄，一连退了数步。

二女这才知道，这少年原来是深藏不露，她们这“无形飞花掌”，配合“比翼双飞”身法，衡山派中除了霹雳手文羽，尚无一人能撑得住十招，不料被这少年一招“落英缤纷”施出，立时还以颜色！

她们自然不识这种怪异招式的来历，芳心一惊，好胜争强之心顿起，双双一递眼色，娇躯冲天而起，奋身扑了上去。

蔡家麟仅只次出手，已被长发老姬看出倪端，一声沉喝：“住手！”

二女身已扑起，闻声硬将娇躯凌空一翻，一式“鹞子翻身”，身子倒翻回来，落在原地。

这一手轻功非但漂亮，身法也端的美妙绝伦！

长发老姬喝止二女，随向那少年沉声道：“你与天地二穷，可是师出一门？”

由她这句话中，似已把这少年认为是天地二穷的同门，而未想到他的那几招旷世绝学，乃是从两个怪乞处学来，可见以长发老姬的判断，这少年的功力并不在天地二穷之下哩。

蔡家麟这时才明白，长发老姬命二女相攻，原来是要逼他出手，好认出他武功的来历。

老婆子果然厉害，仅只两招，便能识出那少年的武功，但蔡家麟却怎能轻易承认。

方自为难，陡见霹雳手文羽，偕同一个健壮少年，怒气冲冲地奔上山峰而来。

霹雳手文羽满脸怒容，向金，范二女厉声喝道：“你们这两个无耻逆徒，还不替我自行了断！”

二女大骇，芳容顿时惨变，嚅嗫未敢应声。

长发老姬愠道：“掌门人好大的火气，她们犯了什么欺师叛门之罪，致令你要她们自行了断？”

霹雳手文羽怒愤膺胸地道：“您老人家问她们自己好了！”

长发老姬冷冷哼了一声，回首向二女问道：“你们作了什么？”

二女顿时双膝一屈，跪在地上，凄然叫道：“太夫人……”

长发老妪沉声道：“你们不要怕，照直说来，天大的事有我老婆子作主！”

二女泣不成声，那能说出一句话来。

那健壮少年忽然趋身上前，恭然施礼道：“老人家可是隐世已久的，恨天罗刹秦老前辈？”

长发老妪微微一怔，盖因这“恨天罗刹”四字，仿佛连她自己的记忆，也已经早就消失了，如今被人陡地一提，真有些陌生之感。

想当年，恨天罗刹秦红出现江湖，跺一跺足，便足使天下武林震撼，如今却落得双臂已残，终年蜷居洞府，成了个人不象人，鬼不象鬼的丑老婆子，追昔抚今，焉能令人不叹苍天之弄人！

恨天罗刹秦红忽然仰天狂笑，声如狼嗥枭啼，震撼山野，令人闻之毛骨悚然！

在场的诸人，无不为之凛一凛，噤若寒蝉。

那健壮少年暗向霹雳手文羽一瞥，见他嗒然若丧的神情，于是鼓足了勇气，呐呐地道：“晚辈袁中轩，乃云岭赤间阎罗门下……”

恨天罗刹秦红乍闻之下，笑声顿敛，诧然道：“哦？祁老鬼还没死？”

袁中轩怫然道：“恩师今仍健壮如昔！”

恨天罗刹秦红冷冷地哼了一声，不屑地道：“健壮如昔又怎样？老而不死是为贼！祁老贼遣你来此，可是为了滇池老人之事？”

袁中轩肃然道：“恩师对秦老前辈当年相助之情，无时或忘，但秦老前辈为此残臂，却使恩师抱憾终身，今已练成‘五阴透骨手’，足堪与滇池老人的‘三阳神指’一争长短，特遣晚辈师兄弟二人，兼程赶来禀知，倘秦老前辈有意一雪前辱，恩师当恭候仙驾莅临云岭，否则恩师便支身前往滇池。”

恨天罗刹秦红忆及昔日旧事，顿觉血液沸腾，仇焰如炽，恨声道：“看来我这行将就木的老婆子，这回是非出去走走不可了！”

袁中轩飘了霹雳手文羽一眼，正感呐呐难以启口，那位掌门人已忍不住了，上前道：“老人家，您可知玉如和小青这两个丫头，作了何事？”

恨天罗刹秦红冷声斥道：“你不说，我老婆子怎会知道！”

霹雳手文羽即向那健壮少年道：“袁老弟，你自己说吧。”

袁中轩颌了下首，遂道：“晚辈奉恩师之命，与师弟二人兼程赶来。因天色已晚，便在山下白果镇投宿，本拟天明时登山求见秦老前辈，不料二更时分，师弟房中忽被两个女子侵入，强迫他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似乎难以往下说了。

恨天罗刹秦红冷声道：“你说的那两个女子，就是玉如和小青这两个丫头？”

袁中轩惶然地把头一点，霹雳手文羽已怒声道：“人家执意不从，这两个无耻丫头，强迫不遂，竟恼羞成怒，把人家杀了，如此逆徒，岂不该杀！”

恨天罗刹秦红淡然一笑，陡然沉声向袁中轩问道：“你

袁中轩似有难言之隐，呐呐地道：“当时晚辈在隔室听见，但未及赶去……”

恨天罗刹秦红厉声道：“为何不及赶去？”

袁中轩顿时脸上一红，吞吞吐吐地道：“当时晚辈……晚辈正在……”

未等他说出，恨天罗刹秦红已叱道：“正在干那荒唐之事，是不是！”

袁中轩不由满脸通红，哑口无言。

恨天罗刹秦红忿然冷笑道：“天底下的事就这么不公平，男人可以荒唐，美其名为风流，女人就不可以！”

霹雳手文羽闻言，心知老婆子有意袒护那两个丫头，但他身为掌门，若不按派规严惩，将来无以服众尚在其次，传扬出去，衡山派令誉，岂不毁于一旦。

因此，他不得不郑重道：“两个无耻丫头，伤风败俗，有损本门清誉，实为罪不可恕，请老人家交与弟子……”

恨天罗刹秦红怒喝道：“交给你？难道我老婆子还作不了主！想当年为那祁老贼，我老婆子被滇池老人废了双臂，连眉都未皱一皱，慢说是杀了他一个徒弟，就是杀他十个八个，看他老贼可敢找我老婆子说话！”

这番话虽是强词夺理，倒也是事实，今夜纵然赤面阎罗祁冲在此，只怕也难为他的徒弟出头。

霹雳手文羽满腔怪火，却是敢怒而不敢言。

袁中轩只怪自己不该寻欢作乐，背着师弟在隔室狎妓，才使师弟无端遭此杀身之祸，万一老婆子一发横，自己更难应付。

于是，他也只有无可奈何地保持缄默。

这时蔡家麟才知道，他一道追赶，在山中失踪的两个少女，竟就是金玉如和范小青！

此事与他无关，他自然不便干与。

随见恨天罗刹秦红，向那两个跪地低泣的少女喝道：“鬼丫头，还哭个什么劲儿，有我老婆子在，看谁敢动你们一根汗毛！”

二女才惶惶地起身，齐声道：“谢谢太夫人不罪之恩。”

恨天罗刹秦红怪声笑道：“鬼丫头，不必跟我来这一套，我们说走就走，你们跟我老婆子同往川西一行吧。”

二女欣然应道：“是！太夫人。”

霹雳手文羽急道：“老人家……”

恨天罗刹秦红理也不理，径向两个素衣少女吩咐道：“你们速去山下备车侍候！”

二女应命而去，恨天罗刹秦红也领了金，范二女，从容不迫地走过霹雳手文羽，袁中轩，蔡家麟三人的面前，向山峰下掠去。

霹雳手文羽徒然气愤，却是未敢发作，直到她们落下山峰，逐渐去远了，才沮然一声长叹，愧然道：“袁老弟，老夫这个掌门人，实乃徒有虚名……”

袁中轩连忙婉言道：“掌门人不必介意，秦老前辈与恩师交情颇深，此事既有秦老前辈承当，恩师必无二话可说，今夜多有相扰，在下即需赶回云岭覆命，就此告辞了。”

霹雳手文羽把手一拱，嗒然若丧地道：“祁老面前，尚祈袁老弟说得婉转些，恕老夫不远送了。”

袁中轩拱手一揖，身形随起，向山峰下掠去。

蔡家麟身形方动，陡闻霹雳手文羽沉声喝道：“姓蔡的，你且慢去！”

蔡家麟只好停身，巍然道：“掌门人尚有何赐教？”

霹雳手文羽脸色铁青，怫然道：“阁下难道就一走了之？”

蔡家麟知道对方为了他闯山之事，使衡山弟子伤亡不少，必不会轻易甘休，索性处之泰然地道：“掌门人但有吩咐，晚辈无不从命。”

谁知霹雳手文羽沉思一下，忽道：“今夜之事，念在你出于误会，且孝心可嘉，老夫姑且破例，暂不追究，但阁下必需随同老夫，同赴川西一行，若是令尊果系受持于那番狗，自当别论，否则……”

蔡家麟闻言，毅然道：“倘若家父确是倒行逆施，干违天和，晚辈自愿负荆请罪！”

霹雳手文羽把头一点，立即领了蔡家麟，奔下山峰，直趋“衡山武苑”。

当晚就在练武厅上，选了几名得力弟子，加上卧虎居士诸葛彤，一行十人，浩浩荡荡出发，直奔川西而去。

翌晨，在那入川的大道上，出现了一乘驷马宫顶快车，由两个素衣少女驾车，风骋电驰般飞奔着。

虽在凌晨，这条路上已是人马倥偬，忽见驰来这么一辆华丽绝伦的马车，均不由地为之侧目，纷纷让道。

疾驰中，道上迎面奔来四匹膘悍飞骑，并列一排，并无意让路。

马上四个黑衣大汉，飞马冲来，眨眼已近那辆马车。

双方均不让道，眼看就要撞在一堆，势必人仰，马翻，车倒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陡见那两个素衣少女，玉腕疾扬，长鞭在空中“拍拍”连响。

紧接着几声惨叫，但见人仰马翻，滚向道旁，马车却直冲过去，娇声大笑中，扬起了一片漫天尘烟。

待那几个黑衣大汉，从道旁爬起身来，那辆驷马怪车早已去远，气得一个个咆哮如雷，什么难听的话都骂了出来。

驷马怪车奔行如飞，将近雪峰山麓，驾车的两个素衣少女，忽见前面道上，由四个红衣女童，抬了一乘精致软轿，轿中端坐着一个面罩薄纱的白衣少女，迎面飞步而来。

坐在左座的素衣少女即道：“春姐，你看来者是何路道？”

右边的少女笑道：“管她什么路道，不让路，就给她颜色瞧瞧！”

说时，手中长鞭一挥，“拍”地抽在马背上，车如疾风而去。

迎面而来的软轿，眼见飞车驰来，却并不让道，双方距离接近到三丈之内，陡见那轿中端坐的白衣少女，玉掌当胸一推，已然推出一股无形柔力。

疾奔如飞的四匹骏马，猛受迎面一股柔力一阻，竟然奔势顿阻，四马齐将蹄竖起，直直地离地立起，哀声长嘶。

马车猛可一个大震，两个素衣少女几乎摔下车座！

变生陡然，驾车的两个素衣少女既惊又怒，娇声喝道：“你们敢情是找死吗？”

喝声中，长鞭疾挥，已朝软轿前的两个红衣女童抽去。

鞭犹崆到，那乘软轿已暴退开去。

若是只身躲让，并不足为奇，这四个红衣女童合抬一乘软轿，若欲闪避，非但需身法矫捷，且要行动一致，否则绝难办到，由此可见，来者绝非凡俗之辈了！

两个素衣少女见状，心中不由一凛，暗惊今日可能遇上了对手，双双一递眼色，娇躯一掠而起，已然落在那软轿之前。

身形方落，陡觉一股无形柔力卷到，二女急将娇躯一拧，飘了开去。

正值此际，车中飘出了沙哑的声音，喝问道：“秋儿，春儿，你们在捣什么鬼！”

两个素衣少女闻声，狠狠地瞪了软轿中少女一眼，始肃然答道：“回禀太夫人，道中有人拦阻。”

敢情驷马怪车中所坐的，竟是恨天罗刹秦红！

车中冷冷地喝道：“阻我者死！难道你们打发不了？”

春儿，秋儿齐声道：“鞭女领命！”

随将手中长鞭一挥，已向软轿中白衣少女疾卷而去。

四个红衣女童不待吩咐，早已巧妙地让了开去。

轿中白衣少女顿时怒从心起，娇喝道：“替我拿下这两个不知死活的贱婢！”

四个红衣女童齐声恭应，放下软轿，便见红影连翻，两人一组，扑身向两个素衣少女攻到。

春儿，秋儿勃然大怒，未等对方近身，长鞭疾抡，但见漫天鞭影，劲风骤起，声势好不骇人！

四个红衣女童，人小鬼大，仗着身法灵活，竟不畏对方鞭势凌厉，硬从幢幢鞭影中闯入，欺身急进。

人到掌出，四人八掌，齐向二女两侧劈去。

要知春儿，秋儿虽是恨天罗刹秦红的婢女，但素日极受老婆子宠爱，所获极多，在衡山派中，实居于一种特殊身份，虽掌门人也得让她们三分。

因此之故，二女除了那老婆子，谁也没有放在眼里，岂知今日才一出手，就被四个小鬼所欺，焉能不大为震怒。

盛怒之下，长鞭一抛，玉掌疾翻，便与四个红衣女童战成了两堆，各以生平所学，以一对二，展开了衡山派独步武林的“无形飞花掌”。

刹时掌影翻飞，出手却不带丝毫声息，端的是名门绝学，迥然不同凡响！

这一阵狂风骤雨般快攻，顿使四个红衣女童相形见拙，一时手忙脚乱，渐呈不支之象。

但这四个小鬼可真够灵巧，身如灵蛇，忽东忽西，满场只见红影幢幢，直似穿花蝴蝶一般，煞是好看！

堪堪到三十招上，春儿，秋儿攻势倏地一紧，身如巧燕掠空，玉掌连翻，展开了一轮迅猛无比的快攻。

眼看四个红衣女童已呈败象，无力再撑下去，陡见一条白影冲天而起，那白衣少女已飘身而至，巍端端地屹立当场！

四个红衣女童立时跃身退开，春儿，秋儿那肯罢手，方得追击，却被两股阴柔之力一阻，身不由主地退了一大步。

惊怒交迸之下，却见那白衣少女面若寒霜，冷冰冰地道：“你们若想要命，就乖乖地替我站开，叫那车上的人出来！”

春儿冷冷一笑，叱道：“凭你也配见太夫人！”

白衣少女嘿然一声冷笑，以牙还牙，不屑地道：“你们

也不问一问，车上那老鬼婆子，可配不配见我！”

此话甫落，已然激怒了车中之人，只见车帘掀处，射出两个少女，正是鸳鸯双剑范小青，蝴蝶双刀金玉如。

二女身如巧燕，疾射而至，便见鸳鸯双剑范小青柳眉倒竖，声如银铃般喝道：“我倒要看看，是谁有这么大的口气！”

白衣少女微微一怔，但她很快就判断出，适才在车中发话的，绝非是这两个少女，于是冷声叱道：“你们更不配！”

鸳鸯双剑范小青冷冷地哼了一声，双手反抄，已将背上交插的双剑亮出，喝道：“女贼休得大言不惭，今日撞在姑娘手里，管叫你作剑下之鬼，看你还能口出狂言！”

喝声中，双剑一挺，已然猛刺过去，出手迅疾绝伦！

白衣少女微觉一惊，娇躯急晃，避开来剑，罗袖飘处，玉掌凭空推出一股无形柔力。

鸳鸯双剑范小青何等见识，一见对方出手无形，发掌无风，便知白衣少女大有来历，赶紧撤招换式，拔剑斜走，取了个避重就轻之势。

岂知双剑堪堪刺向白衣少女纤腰，竟被一股无形柔劲一荡，双剑一齐荡开，直震得她虎口隐隐发木。

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只见她脸上一红，剑走轻灵，竟已奋身扑去。

蝴蝶双刀金玉如立时惊觉，来不及拔刀，揉身而进，挥掌加入助阵。

几乎在同时，春儿，秋儿也不甘寂寞，双双一齐发动。

白衣少女顿成四面受敌之势，但她了无惧色，屹立如

山，直到四女堪堪近身，陡然娇躯冲天而起，凌空身形一拧，飘出了数丈。

身向驷马怪车落下，轰然就是一掌！

此举大出那四女意料，方自惊怒，已见车中发出一股绝强掌风。

双方掌力一撞，只听得惊天动地的一声爆响，白衣少女猛受一震，娇躯连晃数晃，脸色倏地一变。

那驷马怪车，吃这双方掌力一震，竟拖得那四匹骏马，倒退数步！

随见车帘掀处，飘出个长发垂地的老妪，正是恨天罗刹秦红！

白衣少女乍见老婆子的怪相，不由吃了一惊，虽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也如见了厉鬼恶魅，毛发悚然！

恨天罗刹秦红怪声狂笑道：“我老婆子数十载未出江湖，想不到武林面目已非，如今尽些些妖魔孽障的天下！”

白衣少女怒道：“老鬼婆，你口齿放清楚些，谁是妖魔孽障！”

恨天罗刹秦红笑声一敛，厉声道：“若非妖魔当道，孽障霸世，岂容得你这黄毛丫头猖獗，如此装模作样，摆的那门子派场！”

白衣少女那甘示弱，反唇相讥道：“我这一乘软轿，那比得上你老鬼婆的驷马飞车气派！”

恨天罗刹秦红勃然大怒道：“好个利齿贱婢！你是何人门下？”

白衣少女不屑地道：“你还不配问！”

恨天罗刹秦红何等跋扈，生平尚未有人敢对她如此顶